



冢註毛詩

國風

^五衛 ^四鄘 ^三邶
十一 初

文學
15
76

口 12
3116
2



3116
2

毛詩卷二

日本尾張侍講

冢田虎

註

鳥田藏書

鳥田藏書

國風

子貢詩傳合幽風與魯頌以為魯國風第

邶第三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周武

後三分其地而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

自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至成

王周公三叔與武庚叛乃伐而滅之以殷餘民

封康叔於衛其後子孫并邶鄘二國渾名之衛

言亦有不可信者也季札謂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可以積焉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家生七詩

卷二

邶風

邶

卷二

朱曰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
自比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
今考其辭氣與前下篇相類
居變風之有而與下篇相類
豈亦在焉之詩也欤
今曰孔子之論此詩不可不
不微焉也其以為婦人之
詩者臆說耳列女傳則
劉向以意解用焉耳

七曰取一備微也類會不耳

鄭曰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知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於衆人之善惡非內心度知之今日朱亦謂說之意而以爲有在然極之意不可以此言不可自他度不可自他爲之也

不可選也毛以爲不可致今日如字可也

標毛白拊心貌今日擇有極此皆其聲也

七曰微謂虧傷也今日十月之支彼月而微斯日而微毛曰微不明也

在側頃音傾也然序者以爲於相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頃公康叔八世之君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爲康叔憂王室之詩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汎漂流貌柏舟所以載物濟水者而今不

載物亦汎汎漂流以比仁者仁者憂世而夜猶不寐微我無酒以教以遊言將飲

酒教遊以忘隱憂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茹度也鑿則自外向而知其形

也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兄弟亦不是其執心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愬慢往告愬之兄弟則反逢其怒

席則雖平猶可卷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則雖堅

且平也則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徒棣

帝反又音代有威儀而可畏有儀而可象謂之威儀左

氏傳解之曰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愠憤也羣小衆小

人所愠也孔曰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病靜言

思之寤辟有標辟避也靜居而思之則不能寐而心

留塞故唯標標而拊心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居音其迭待結反微不明也日

辭胡何也迭更也微不明也日

家言手言

卷二

邶風

二

綴者

君象月，臣象也。月則可常明，而月則有盈昃也。今心君臣迭致不明者，何也？是君失道而用小人，故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服不澣濯之衣，不澣濯之衣，不清爽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不能鳥奮翼而飛，言心志屈而不伸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姜姓。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州吁有寵而母見嬖，事見於左氏傳。隱公三年，得夏，季子如宋，致女後命。公享之，賦鸛鳴之章，鸛鳴出於房，房，仲曰：夫勸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故持大夫之重，而又賦鸛鳴之卒章而入。

公三年，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亦以為下莊姜憂州吁之詩，而編之於衛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正色為裏，衣貴裏賤，以比舍夫。人而發妾，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憂不止時也。

亦以比夫人，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亡之為與妾易其所，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汝，汝妾也。治，謂涑絲。色者，素，汝之所為也。以比使君失正禮者，是妾之所為焉。我思古人，俾無訖兮。俾，爾反。訖，音尤。使，使過也。思，古之人，其嫡妾之禮，遇正則使人無過差之行也。今君失其禮，遇故使妾有此上僭之過。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淒，寒貌。緜，緜，所以當暑。今以思古人，實獲我心。思，古之人，其嫡妾之禮，遇實獲我心。心之所思也。今君之所為，皆失其所思。

心之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所思

是日綠也。絲也。今日何本。之有，鄭以本末為解，近也。

鄭曰：綠當為綠，作綠。今轉作綠，字之誤也。今日此綠之解，及夫詩意，難說不可。成八年，得夏，季子如宋，致女後命。公享之，賦鸛鳴之章。鸛鳴出於房，房，仲曰：夫勸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故持大夫之重，而又賦鸛鳴之卒章而入。鄭語皆綠衣之解，非也。是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歸妾謂戴嬀也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公子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于陳莊姜遠送之于野。○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亦以為莊姜贈戴嬀之詩而亦編之於衛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楚佳反。○燕一名馵燕燕重以燕之飛為戴嬀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之子謂戴嬀也。歸裝之興也。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郊外曰野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野。今遠送于野則舒其情耳。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既別而瞻望其後目亦不及於是泣涕唯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曰任大鄭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國禮之行及於姻任也。今曰鄭說。是也。任朋友相信之謂也。又曰任。八利。五曰不任之利。不謂反道不信也。

于歸遠于將之。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久。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以為別辭之興。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戴嬀之大歸也。則實使莊姜勞心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氏戴嬀字也。任相親信也。字亦作玉。只辭也。塞實淵深也。

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温顏色和也。惠順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許王反。寡人莊姜自謂也。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其將歸之時猶勸勉莊姜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家言詩言 卷二 邶風 四 叢 者 定

朱曰蓋詩言事不我顧猶
有聖之之意之言德音無
非所宜也於前卷明是莊公在時
所作其篇以君在燕之前
也今日此說可然也鄭亦解
不在則吁

逝也曰逝鄭曰其所以及及者
不以故處今日于也夫以句數
詳示未見逝為數語掘風
逝將去必道復葬也逝也逝
者如斯夫皆謂也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難乃且反○公子州吁弒
其君桓公事見於春秋隱

公四年或朱云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
燕之前也是說可然也此詩未及州吁之難也○

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為州吁弒桓
公莊姜大歸之詩而亦編之於衛風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以居諸皆語辭日君象月夫人象
國於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公也逝去也古故也莊

公去夫婦之禮而不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胡何也莊
故安處也言違其初也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胡何也

也其初則相好今則不故處君之
行如是則何能有定乎曾不顧念我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謂其照臨亦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所呼報反○去夫婦之好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好所呼報反○去夫婦之好也

道盡婦
道盡婦

事之而曾不見報答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亦以比君與夫乃如之人兮德
音無良德言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音無良德言也

俾使也語
助也使我可

忘其故耶言
不可使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畜許六反
來子恤反

畜養也終不得於其夫而呼胡能有定報我不
父母以歎其養之不終情之至也

述夫述循也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

鄭曰父兮母兮言已身之如父
又親之如母今日詩意必不然此
實呼父母也末往為極也
朱曰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
我之不能盡恩惠痛之極
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

鄭曰正猶止也。今日宜何須別止。

朱以此詩為有夫婦之情。今時詩意。誰浪笑。教且其是。狂之狀。似非在公之過。在君者。如序而可也。

家言

卷二

五

環堵室

也。莊姜為嫡母而不能正。州吁也。○子貢詩傳以

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之。詩或云。詳味此詩。有

夫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

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子貢詩傳。此亦編於衛風。而其篇次如或說。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比州吁之狂暴。無休止。顧莊姜

則笑者。其謔浪笑。教也。皆謂其侮慢。中心是悼。唯悼

痛中。終風且霾。亦比其狂暴。惠然肯來。宜有順心。敢

以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希其肯來。然又莫相往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日。曠。於計反。有音又。○曠。陰也。不

毛曰。曠。路也。鄭曰。曠。當為不。曠。曠之。曠。夫曰。曠。曠也。今依鄭。願言。下。子。乘舟。願言。思子。

懷。毛曰。傷也。鄭曰。傷也。

昏。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竹利反。○言。辭也。願。念也。

我則我將。有軌。嚏也。漢時俗有言。嚏。則云。人道我。今俗猶然。蓋古之遺言。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陰。虛鬼反。○州吁之昏暴。如

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安也。彼若念我。則我中心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子匠反。○

臣。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事。在。魯。隱。四。年。○。子。貢

詩。傳。及。申。詩。說。皆。以。為。州。吁。伐。鄭。衛。人。怨。之。之。詩。而。亦。編。於。衛。風。

家言

卷二

邶風

六

環堵室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吐當反。此鏜，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此賦其治兵之狀也。師出則振旅。土國漕我獨南行。師出則振旅，此賦其治兵之狀也。土國，衛邑或築城於漕。我則南行伐鄭，獨猶專也。鄭在衛南，此言衆民皆勞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其字也。平，陳與宋成，陳於宋也。左氏傳曰：衛州吁立，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不我以歸，憂心有仲。仲，猶與也。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仲，我期歸，懼其不得歸，故仲然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爰，昌呂反。喪，息浪反。爰，於此也。喪，亡也。居處不定，且亡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于，於也。求，其亡馬也。於山林下，皆言軍

伍，不整也。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苦結反。說，如字。契，絕闊遠也。戰鬪同契，闊，死生之道也。故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亦其將苟免於難，而無鬪志也。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音荀。洵，遠也。又，踈也。故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也。又，踈也。遠之左氏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毛曰：契，闊，動也。說，說也。鄭曰：相與成約，苦之中，我與子成相悅之。因，未曰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且約誓之言。今日從下二句，觀之，未註為優。

洵，韓詩作度，承遠也。韓文，洵呼，非及非也。昔有洵信韻。

阻恃也。

未曰以五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今日以爲七子自責者，甲詩之說。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不能安其室既寡而欲再嫁也成其志者賦此詩以成七子自責之志也

○子貢詩傳以為邶人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之詩申詩說以為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答之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風長養物之風謂南風也棘心小本也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於驕反劬其俱反○

言七子幼而難長之時母育之最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可以為薪則成就也然非美材以此比七子長而無善然母猶

愛養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聖思之通也令善也言母無善人乃不能安之以自責也

無善人乃不能安之以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爰於此也浚衛邑有寒泉在浚之下則能滋潤其邑

以興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七人之子而母不能安其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者斯其

子皆不能事之故也所以深自責也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覯胡顯反皖華板反○覯皖不

能善言以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七人之子而莫慰悅

順母心則不如黃鳥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名晉桓公之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

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色

角反○宣公淫亂之事見於左氏傳桓公十六年而此詩則君子久役其婦望之之詩耳按魯宣二

七曰睨好貌也睨曰以與睨也

朱曰睨音清和睨也

今日睨三字乃目非音聲

象其所視之好也

朱曰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猶之但未有以見其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且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今每四章皆婦人思其君子之意耳不見風利之意朱說為優

年晉趙盾既稱此詩則疑是春秋以前之詩而非
衛宣公之時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之為管
叔將畔大
夫諫之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見雄雉之飛而鼓泄徐緩貌婦人

興其君子將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亦作貽以之反

也難謂憂勞言不敢懷其君子則將亦不
有憂勞焉以我懷之故自遺是憂勞之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君子將行時之言語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也言以其至誠故實更使我心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望日月之悠悠然我思之也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遠何時能來乎望其歸也

鄭曰雄雉言公整其衣服而起
奮其形貌志在帶人而已不恤
國之政事今日此因序以所會
焉爾詩之言必不然也下章鄭
說皆爾

鄭曰我不知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今日此解迂也

朱曰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
天人之詩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謂與其夫同役眾君子也不知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言眾君子已知德行則不伎也

也知害於人不貪求於人然則何所為而不善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此淫

行而婚姻不得禮之詩也按魯叔孫穆子對晉叔

觀之是亦春秋以前之古詩而似非衛宣公之時

矣○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此為管叔以殷畔邶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瓠也濟渡也苦匏不可食供元

風之詩此風

鄭曰匏苦言而渡深謂八月
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日禮
今日孔子曰禮始於夫婦而
行焉國禮仲春會男女於野
米所農桑也皆禮教于此未見
八月之淫也

旬旬節曰言盡力也孔疏曰十
小兒未行之狀家語作扶伏

毛曰慙也節曰慙也今日節
訓奇也

節曰昔有首推也首初推之
時云今日三有字殊其訓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浮行也渡水淺深皆從其宜以比君子潛行也游之家初貧後富其事無難易我皆治之何有亡黽
勉求之求之其有欲多焉其無欲有焉凡民有喪
旬旬救之旬旬顛蹶盡力也非特於其家事勉之其
救助之是亦所以為其君子盡力也
不我能慙反以我為讎如慙許六反○我之勤勞既已
而憎惡耳既阻我德費用不售阻難却也既難却我
勤勞之德我修婦道以事之昔有恐有鞫及爾顛覆
而見難却焉猶賈物之不售鞫窮也及與也昔初嫁汝之時
鞫亦作詢居六反○鞫窮也及與也昔初嫁汝之時
汝之家貧而勞於生育則唯恐生育之理窮盡而與

節曰主謂財也首謂長也
今日生育豈知是豈乎

毛曰洗武也清也怒也今日清
憤通心也

汝俱顛覆以斃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今既得生育之理以至
而惡我如毒物偏阻之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御魚呂反○旨美也御禦也蓄
春夏多有之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時則不食之我肄
棄我如洗有潰既詒我肄
旨蓄然有洗有潰既詒我肄
通亂貌詒遺也肄勞也君子之對我如洗是勞苦不念昔
然而武其心潰然而亂既遺我以如洗是勞苦不念昔
者伊余來暨時君子能安息我今皆忘之而不念其
初怨之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朱白詩中無黎侯字手評是非下
篇同

襄二十九年公之楚李武子取于
公欲無入樂亦伯賦式微了歸

色曰式用也鄭曰式發聲也
朱白以爲發聲今日曰式字爲
發聲未見其例
微君之躬也曰微無也朱曰微非也
今日此承式微之詳也豈殊其訓
乎

中露泥中毛以爲衛邑俗所
也朱注爲穉今從朱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力兮反○黎國在上黨壺關

縣云按左氏傳宣公十五年晉侯將伐赤狄潞氏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同年秋晉侯治兵于稷

然略狄序以立黎侯而還黎侯寓于衛者當是時與

之事也且其寓于衛者未有所以稽焉下篇亦同

之詩而編

式微式微胡不歸

式用也讀如以微衰微也再言之者

深戒其微也胡何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中露露

何不歸勸之歸國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中露露

爲忍乎汗辱言若可以衰微爲人君之故則臣等何

爲忍乎汗辱今所以忍汗辱者欲使君歸國也

爲忍乎汗辱今所以忍汗辱者欲使君歸國也

言若可衰微爲人君之躬則臣等又何爲忍乎艱難二章一意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旌丘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連率謂孟侯康叔率子康伯立而至貞伯六世皆

稱伯謂爲方伯也貞伯卒子頃侯立乃復稱侯然

則如序者所謂果以爲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乃是黎侯之寓于衛者蓋當貞伯以上至康伯之

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詩而亦編之於衛風申詩

之事見於十五年且魯襄公之楚李武子取于公

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因此觀之式微旌丘

朱曰序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
衛伯之詞說矣今日詩曰叔兮伯兮
生唯居伯兮二字于序者之意必不
然也蓋有所傳焉爾

原語曰孟侯其弟小子封

皆必當春秋以前之古詩矣其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前高後下曰旄丘誕大也

久也以為多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伯親衛之諸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於衛乎必將有親與者也若其

無親與者則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乎必將有所以也

若其無所以則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其容蒙戎然而非馳驅車不以

東告於衛曾以告其急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也黎國在衛西故曰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鄭曰三氣後則萬生開節三今

何其處也召南其後也處處皆有

毛曰不東言不來東也如曰判衛

未註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今

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為

毛曰簡之也方四方也特行也以

急衛之諸臣無所與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細尾微也流離漂流離散也

離之狀細叔兮伯兮褻如充耳褻余救反○褻多笑

微可憐也叔兮伯兮褻如充耳貌充耳塞耳謂聾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王于沉反○伶官樂官也伶倫古之樂

詩傳及申詩說以為邶之伶官心乎王室之詩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舞之總名賢者志大而為世

曰庭之德，舞于兩階，然則之舞亦用千歌。鄭氏又曰：禮之尊，學之正，此皆無用千今。

七至公庭，萬舞為一章，有力以下至錫爵，為二章，以為三章之詩。今依宋註，以為四章，韻音可見。曰碩人大德也，今日衛風碩人同，謂容貌也。

同禮，而師率教國子舞。羽翥，謂舞也。文舞有持羽以翥者，所謂箛箛也。陳氏謂箛箛，謂箛箛之舞，心箛箛而於左者，以箛箛為左，而箛箛於右也。左者，以箛箛為左，而箛箛於右也。左者，以箛箛為左，而箛箛於右也。左者，以箛箛為左，而箛箛於右也。

鄭曰：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在王位。又曰：彼美人謂碩人也。今日彼美人，承上句美人耳，非謂碩人也。

所用祿仕於伶，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日之方中，時而舞者，以邦無道，而無所愧赧也。此賦其所見耳。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大，俣俣，大貌，是宜任用之人。而公庭者，非其所也。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執轡如組，謂善御也。其武力才藝如是，而君不任用之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如笛而六孔，翟，雉羽，皆舞有武力才藝之人。徒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音格，反音賜。赫，赤色，貌渥，厚赭，丹也。言辭也。爵，酒爵，赫然如厚丹，言其顏色充盛也。斯，人舞罷而君徒賜一爵而已，言不能知其賢而進用焉。

山有榛，隰有苓。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所以生殖。今碩人仕於伶官，則非其所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西方，美人謂西周之盛王也。賢者不得志於今，而思慕西周之盛王之王也。意指文武成康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以為三章章六句。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賢，遍反。國君夫人，父大夫，寧於兄弟禮也。故思歸寧而禮不得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此詩亦時世不可知也。左氏傳。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賢，遍反。國君夫人，父大夫，寧於兄弟禮也。故思歸寧而禮不得也。以自見者，見己志也。此詩亦時世不可知也。左氏傳。

所引觀之是亦蓋春秋以前之古詩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為宋桓夫人閔衛之破之詩而亦於編風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云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而入淇為懷衛之興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私念為懷

無日不思日思歸寧之也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美

伯好貌之屬也與之謀為歸寧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蓋從其國適衛之道所經

飲餞將行而祖祭飲酒於其側也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遠于萬反而適他之道故思歸寧而不得專也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諸父之姊妹稱諸姑與伯姊即所謂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皆地名意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與輶同車軸頭金也駕則設之不駕則脫之還

來之車則脂之將回旋之嫁時所乘也遠臻于衛不瑕

有害疾至于衛然不可歸寧而歸則恐不遠於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肥泉蓋自衛而來所經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須漕亦其所經之邑名今不駕言出遊

家言手言

卷二

十一

瑛瑛室

所引觀之是亦蓋春秋以前之古詩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為宋桓夫人閔衛之破之詩而亦於編風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云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而入淇為懷衛之興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私念為懷

無日不思日思歸寧之也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美

伯好貌之屬也與之謀為歸寧之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蓋從其國適衛之道所經

毛曰瑕遠也鄭曰暇猶過也
實何也今日鄭箋甚迂也
猶心乎愛之遐不言去之
未注遐何也亦失之

鄭曰懷至非無也以其有所至
於衛也今日至之解不
也懷則皆思私也
毛曰聊願也鄭曰聊且略之辭
宜從鄭也

家言手言

卷二

十一

瑛瑛室

以寫我憂欲乘車出遊以除其憂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仕

作士此詩亦時世不可知也○子貢詩傳以為下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之詩申詩說以為下邶之仕者

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自歎之詩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北門向陰也殷殷憂之盛貌衰

賦思其仕于闇朝而艱苦乃其憂心之殷殷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其反○無

財可以為禮之謂窶無財可以自給之謂貧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已焉哉無可如何之詞是實天

謂之何哉言不尤人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我猶爾王家我適之言

使之事則來之於我其使之政事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適我室人家人也謫責也我罷自外使而歸入于

於內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如字遺唯季反○敦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韻觀之作誰為是矣謹責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二章

北門三章章七句

鄭曰敦猶投擲也朱亦用鄭說今日如字可也毛曰厚也

朱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
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今日此詩時世實不可知蓋亦春秋
以前之詩歟

毛曰虛也鄭云邪讀如符言
今在位之人其政威儀虛符寬
仁者今皆已為急切之行矣
朱曰依之以為寬節今皆虛
邪如字可也

毛曰歸有德也今日何以歸
百德之不見也朱曰歸者去而
不反之辭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此詩亦時世不可知也○子貢詩傳以
為邶國危亂士民去之之詩申詩說亦

以為邶人
厭亂之詩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雨于付反雩普康反○涼寒也
雩雩盛貌二句以比其國政酷

暴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好呼報反○行去也○有惠愛
而好我者將與之攜手同去

此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在位之人其虛誕邪僻皆
既急切所以當去也亟急

只且語辭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霏雪飛散貌惠而好我攜手同

歸將去此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二章
一而歸他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狐則赤鳥則黑莫能相別小雅
曰誰知鳥雌雄以比在位之人

皆暴惡莫相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將同車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詩亦時世不
可知也左氏傳

曰君子謂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以此觀之蓋是
亦春秋以前之古詩○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以為

陳古調
今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女貞靜之女也姝美色也
俟我於城隅言其高操以待

人則不可犯陵蓋以
諷婦人宜高其操與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踟躕猶躑躅也以其

朱曰此序全然不以詩意劉氏云
只是男女相適之詩也
朱曰此序全然不以詩意劉氏云
只是男女相適之詩也
朱曰此序全然不以詩意劉氏云
只是男女相適之詩也

陳氏樂書解形管之有敬慎
之詞而以文明之物狂之謂之形
管之形凡然則有美德而以文明
之謂之形管不亦可乎云
也云今日是聖聖說耳
夫云形管未詳何物杜注云形管
亦管筆也史記事規語之所載
鄭云說管當作說管今日當說
耳

小雅無羊詩爾牧來思以新以
蒸此牧謂牧人也
朱以美人為其女然按詩詞美之
之類非美人連言也
釋之屬于偽反非也如字

侯於城隅故雖愛之而不得見欲
就之而不可得故搔首而踟蹰耳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變美好貌彤管赤管筆女史之
以亦其守法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于鬼反說音悅○煒者
悅懌靜女之有美德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蕙徒兮反洵音荀○牧牧人也
之物所以供祭祀也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女音汝
洵本亦作詢信也也汝蕙言非唯以蕙為美美人所以貽之意也蓋
又以諷婦人非唯以色為美以其有潔操為美焉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要於遙反惡鳥路反○
左氏傳桓公十六年而作新臺之事則無所見焉
○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亦以
為惡衛宣公納伋之妻之詩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泚音此又七禮反瀰莫爾反又
莫啓反○泚清貌瀰瀰水盛貌
此賦新臺之清河水之行也燕婉之求籛籛不鮮燕婉蓋
稱籛籛不能俯仰者惡疾之人也鮮好潔也齊女之來
嫁也其心欲求燕婉之人而反得籛籛不鮮之人言
欲為伋之妻而
為宣公所取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洒七罪反又音銑浼每罪反又
美辨反○酒鮮貌浼浼水流平
貌燕婉之求籛籛不殄燕禮不腆古文皆作不殄殄

毛曰殄絕也來依之曰殄絕也
言其病不已也今日此詩不殄
鄭曰殄當作腆腆善也今日
腆與古字通用不須敢作

鄭曰鮮善也今日鮮固有
善訓然今鮮深為穢又疑鮮字
韻不協不知詩人為韻如何

猶善也此二章一意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離魯何反○鴻鴈之大者離燕羅也以與求燕婉而得中戚施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疾之人又以喻宣公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為于偽反○宣公為伋娶

朔朔與其母構伋於公公使伋齊使盜待於隘將殺之壽告伋使去伋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

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采又殺之○子貢詩傳以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詩而與新臺并編之於衛風其曰母弟者不與左氏合也

大主小註云葛洪始加多為影字

毛曰願也鄭云念也今云上終風詩願言同焉則念為是

申詩說以為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泆之於河劉向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等之傳母恐其死也閱而作詩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景音影○二子伋與壽也汎汎

之時乘舟而渡河國人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念也瞻望其帆影而賦之耳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念也

養養猶漾漾搖動貌念而思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瑕與

遠也言近於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子貢詩傳北風凡九

篇栢舟雄雉鶉有苦蕒北門東兮北風谷風凱風妍女以此為編次其他編於衛風

毛詩卷二終

毛詩卷三

日本尾張侍講

冢田虎註

國風

鄘第四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恭○音

義謂婦人無再醮之道也奪欲奪其志也史記曰

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

上共伯入釐侯賂和以殺此說先儒多以非也然

死也○子貢詩傳以為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

朱三此章無所見於他書序言或有所傳今姑之共伯名餘共姜伯字



誓以守志之詩而編之於衛風首申詩說以為衛
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
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中故以為興髮

彼兩髦實維我儀徒坎反髦音毛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兩眉者子事父母之

謂共伯也言彼人實是我之配匹之死矢靡它之至

靡無也己至於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言之不倍也

死誓無他心也言如天然欲使我再嫁者是不諒我之無他心也人自

言己也女子之嫁也母命之故特呼母而誓之者女
情之子之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特亦匹也

推燕民救儀虞之亦儀也

毛曰天謂父也此殆不通也夫若謂父則母可謂之地也宋云母之於我復育之恩如天國極是也

爾新之死矢靡慝慝他得反○匿於心之惡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二章一意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頑惠公庶兄昭伯也宜公卒惠公

於左氏傳閔二年○子貢詩傳以為三叔莒周公
鄙人風之詩申詩說亦以為鄙人刺三監之詩

牆有茨不可埽也茨蒺藜也牆有蒺藜則宜埽除也

反傷牆也以比欲攘於宮內中葍之言不可道也葍古

也淫惡則恐將害於公室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曰中葍內葍也鄘云內葍之言謂官中所葍成頌與夫人淫昏之語今云此以為搆成言語之謂非是也漢書之三王傳中葍師古曰葍謂舍之文積材木也應劭曰中葍材積在室中也

長釋文配音
毛云長惡長也節無記

毛曰讀也節云抽猶出也皆
季強
顏師古云說之解字曰抽猶也從
竹抽聲猶即古抽字是以抽
或作抽蓋毛公以抽解讀傳
字省故止為抽此當言讀抽
也不得為抽引之義三巨誤正
俗

毛曰若音行可委曲從也化
德乎也山無王谷河無不潤
不也委化不可以為而也
又婦人之宜宜以無不答無不潤也
子婦人從一而終也

醜惡也內宮之言固所可言也而今不可言者以其
言之醜惡故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
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故內宮之言亦所可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襄汝羊反○襄與攘同除也中菁之言不可詳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猶長物之長冗也內宮之

所可詳言也而今不可詳言者以其言之冗長而無可詳言者

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也言之辱也史之所書固所以可讀也辱羞辱也三章一意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謂夫人

姜也人君當作小君是寫誤耳○子貢詩傳及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笄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

六飾之也賦夫人宜與其此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

蓋如委蛇委蛇之詞委曲自得之貌象服是宜象服

如山守身之高也如河執志之深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子指宜姜

類也宜言稱其德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子指宜姜

德也而子之不善行不稱其服則如之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音此○玼鮮明貌翟羽飾衣

自下如王后鬢髮如雲不屑髢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

編之於衛風申詩說亦名采唐以爲宣姜召公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沫音妹○爰於也唐蔓草一名

地書所謂妹邦是也采蔓延之草者必於沫

思美孟姜矣

孟長姜貴姓也思之者以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要猶迎也桑中上宮

皆蓋沫鄉中之地名淇水名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麥亦滋

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弋姓

也春秋定姒穀梁經傳皆作定弋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

葑亦滋

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庸亦

蓋貴族孟姜孟弋孟庸皆託言貴族以刺淫風之流行耳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章一意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

若也

魯襄二十七年鄭伯享晉趙孟曰牀笱之言不踰

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是可以稽焉○

亦編之於衛風申詩說以爲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

彊音姜○奔奔相隨而飛貌彊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

言也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言也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

言也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言也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

言也

鄭云奔彊二言其居者常也

今曰此因序以爲有常正之

謂也然奔彊二不見有常正之

之義在序且序言鶉鵲之言也

子頑相隨之興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謂公子頑良善也頑無良之人我國以為君之兄

鵲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此謂宜君也惠公幼故猶稱宜姜為君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說音悅○魯閔公二年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績宋桓公迎衛之遺民而

晉之文公曰營室二星一曰五帝一曰

毛云方中營室二星一曰五帝一曰

鄭曰爰曰也今曰於此也

毛曰景山大山朱云景山景以正方

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曹戴公立一年而卒於是齊桓公率諸侯而城楚丘以封衛文公事見於左氏

傳閔公二年及僖公二年○子貢詩傳缺此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二星也夏正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可以營作宮室故

謂之營室楚宮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之

又參日中以正南北也上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

伐琴瑟椅桐梓漆四木皆美材可伐以為琴瑟爰於

也言豫計其用也管子也言豫計其用也管子

曰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起居反

墟漕之墟也楚丘堂其旁邑也景與既景迺岡之

景同測日景以正方面即揆之以日也京高丘也審

鄭三命主駕言而止為我晨早也
欲性為詳說於桑田今云詳說之
解不是也宋云說舍止也星也
南耳案古伯所說曹風蛇蟠於
城歸說

匪直也人老云非從庸君也
今云此繫下句駮北三十之詳也
已若于直不百步耳直但也

其地勢之高下方面乃降觀于桑所降丘而觀于桑之
後建國邑焉慎之至也降丘而觀于桑之
也下云其吉終焉允臧焉語辭允信臧善也其初卜
此土宜終信善地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始音官說

靈善也倌人周官不見焉蓋主駕者星早晨見星也

言辭也夙早說舍也春時靈雨既零而農桑起於是

文公命主駕者早晨駕車將舍于桑田以勞耕耨者也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

三千直猶但也秉執也塞淵實深也馬七尺以上曰

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才訓農通商惠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

人不齒也蝮丁計反螭都動反齒不以齒相

都于宋國人譏之詩而亦編之於衛風申詩說

亦以為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然靈公之時之詩

豈入於三百篇乎哉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蝮螭虹也陰陽之氣不當交而

敢指者諱而戒之也其在東者天地之淫氣故人無之

弟遠于萬反女子生而有遠於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濟亦虹也崇終也從且至食時

家生毛詩卷三 鄘風 七 一 眾者定

毛云濟也周禮十輝云
朱云濟也周禮十輝云
今云謂者以濟為卦非也

○鄭曰朝有升氣也
則雨九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

通人之道亦性自然○今於其初則用之語是充於以下恐非是

不知命毛鄭及朱皆以為父母之命不得違曰不知命毛鄭皆以為不得命違詩詞

白尤通諫諍以此詩為諫諍之說詩也此蓋有晉韓詩之說

終朝而止矣以比虹見於西則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周禮注鄭司農云隋者什氣也鄭云隋也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懷思也乃如是淫奔之人思

奔者是不思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淫言行不違也為

其有禮也天命也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是其

也命也而待其禮以相奔者是不知命也待父母之命不違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懿相息亮反○先君宣公惠公

七年叔孫與齊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以此觀之此詩時世恐非衛文公之時與○子貢詩傳以為

叔處不義鄙人刺之申詩說以為刺三叔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鼠則有鼠之皮人則有

然視之猶有鼠之皮今人處高位而偷食素餐而無人之威儀則是不如鼠也人而無儀不死

何為則生而無人之威儀則生而無人之威儀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止也容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也

而亦無○鄭曰在極各止可獲無止則居卑卑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市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三章章四句

家生七詩 卷三 鄘風 環堵室

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容止今云觀於上下章容止為是矣

家語好主曰夫為祖者繼統於此成之於彼言其勤於道行於遠也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半也忠告至矣哉

今曰四之五之六之未說者種也以此為四馬五德六德鄭以為五見之六見之皆影說也
毛云殊順也今云殊例皆美好之謂毛轉以爲順耳

毛云祝織也鄭云祝音作音未說從鄭皆以音附會也
鄭注曰祝音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所著樂

左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云

家言手言 卷二 一 璣 璣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好呼報反樂音洛告古毒反篇內同左

竿旄之忠告至矣哉以此觀之是亦似春秋以前

之古詩矣○子貢詩傳及申詩說皆以為美武公

之子子干旄在浚之郊也子居熱反○子子特出貌干竿

夫之旄也浚衛邑邑外謂郊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組也蓋以素絲織組維旗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也指所見之大夫也畀與也何○志曰子子旄之貌

以畀之言欲與之以善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鳥隼曰旗下邑曰都素絲組之

良馬五之組亦以織組維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予音與○予亦欲與之善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折羽為旄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祝猶瘍醫掌祝藥之祝謂附屬之也六六馬曰五

曰六且取之音韻而極言其盛耳不必拘其制也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亦欲以善言告之○顧應言五馬行春柝案六馬曰五於傳有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

家言手言 卷二 一 璣 璣 鄘風 九 眾者室

君子當無以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百爾謂衆大夫我為有過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君子也假令百

爾有所思慮於衛而不如我所之而言焉言兄弟之誠意非佗之所及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舊以為五

襄公十九年傳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朕敢不承命其意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子貢詩傳鄘風

相風伯兮考槃木瓜芄蘭有狐氓以此為篇次與衛風出入焉

衛第五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與於六反相

公名和釐侯之子共伯之弟周平王時入為王室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警孔子曰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猗宜反淇水名與隈也猗

有匪君子如如如磋如琢如之

磨匪芳尾反○匪又作斐文章貌君子指武公也治

言其自修德也瑟兮僊兮赫呼反瑟續密

昭顯貌嘒宣著貌此其中心不忌嚴敬也有匪君子終

家主人詩卷三 衛風 十一 嚴者室

毛云自防也唐陸機毛詩序不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公名和釐侯之子共伯之弟周平王時入為王室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警孔子曰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
猗宜反淇水名與隈也猗
有匪君子如如如磋如琢如
磨
匪芳尾反○匪又作斐文章貌君子指武公也治
言其自修德也瑟兮僊兮
赫呼反瑟續密
昭顯貌嘒宣著貌此其中心不忌嚴敬也
有匪君子終

不可諉兮諉沉袁反○諉忘也言民人終不能忘其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美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

弁如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謂弁之縫中弁皮弁飾之以玉其狀似星

也言其服瑟兮僛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

兮飾稱其德瞻彼淇奧綠竹如簣簣音責○簣第也竹之密比似簣也有匪君子如

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錫言其學之鍛鍊如圭如璧言其質之溫潤寬兮綽

兮猗重較兮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寬容而不棄也綽裕而不迫也猗謂車之盛也重較卿

士之車也較兩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戲謔者言一張

其弛得其道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子繁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然未審其

莊公之時乎否○子貢詩傳以為下鄙人美其君于不仕亂邦之詩申詩說亦以為美隱者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澗考成槃與般通樂也山夾水曰澗碩人大也碩人褒美之稱耳碩

人之寬者遁於亂朝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諼沉遠

在山澗而成般樂焉耳獨寐寤言而言永矢弗諼以不忘世之亂蓋欲遂其遁志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適苦禾反○曲陵曰阿適字義未詳韓詩作過蓋其德過人之

家言十言 卷三 衛風 考槃

毛三贊也半云贊也半云贊也

衛毛鄭無解釋文依也宋註

宋云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守其

志曰適寬大貌鄭云凱意

朱云所願不踰於此今云亦何

毛曰軸進也鄭云病也朱依毛耳
今云軸字不在此則
弗告七日無所告語也鄭云不復
告以善道今云不復告善道
朱云不以此樂告人此亦永
矢之事也

家言毛言卷三

瑤瑤室

與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復過亂朝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直六反○高平曰陸軸亦義
軸轉規也蓋與此
同有規矩之謂與
告不復告
是非焉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故國人閔而憂之閔慙也嬖妾
也左氏隱公三年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子
貢詩傳以為美莊姜之
詩申詩說以為閔莊姜

鄭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云翟衣
在塗之所服也今云既以為國君
子答之詩豈問在塗之所服乎且
今非翟衣時何有翟衣翟衣
衣而嫁乎是謂其平日服耳

與曰嬖私男女互言耳

韻會蛾似黃蝶而小其肩
句曲如畫

碩人其頡衣錦褰衣頡其機反衣並如字褰苦迥反
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東宮太
齊太子得臣之同母妹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
曰私陳之者言莊姜容貌既美且其族類皆貴所宜
親厚而
重之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荑徒奚反
蝤亦作齋音齊犀音西○茅之新生曰荑白而柔者
也凝脂脂寒而凝也領頸也蝤蛴一名蠋木中蠹也
瓠犀瓠中之子
倩兮美目盼兮倩七薦反盼敷覓反作盼誤矣○倩
好口輔也盼白黑分也莊姜之美如

碩人七詩

卷三

衛風

十三

眾者室

是而不下為莊公所答愛惜之也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

教五刃反說始銳反○教教猶

言其始來四牡有驕

朱幘鑣鑣翟芾以朝

名扇汗又曰排沫人君以朱

鑣鑣鑣鑣重言焉耳翟

翟車芾蔽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前後設蔽以朝

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

夙早也禮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

寢釋服故莊姜始來之初衛諸大夫皆早退朝者

下君夫人新為妃耦則宜親之故欲無使君勞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罟滅滅鱣鮪發發葭揭揭

罟音孤滅呼活反鱣音遠鮪于軌反葭音加莢他覽

反揭其謂反○洋洋充滿貌活活波流貌罟魚罟滅

鄭云說當作極今五豎說定之方中說于農郊同

翟芾同禮巾車之職注蓋謂翟芾也

半白鱣魚似龍黃色說頭已領下背上有甲大者十餘斤細者細而小色青黑

滅入罟於水聲鱣鮪皆魚名發發多躍貌葭蘆

蕪一名蘆亦謂荻揭揭長貌此言齊地廣饒也庶姜

蕪蕪庶士有暵也蕪蕪盛飾貌庶士齊之送女者也

暵武壯貌陳之者亦言齊地之廣饒士女之佼好禮儀之備所宜親厚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宜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耕反別彼列反復扶又反喪息浪反如音配風福

鳳反○魯成公八年季文子餞晉韓穿之時稱此

詩之四章以此觀之此詩之作以前之古詩也與且

則似序者傳會焉是亦春秋以前之古詩也與且

未云非刺詩宜公未有庶其車以下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從衛宣公至魯成公元年不盈百年

朱說依申詩說曰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取其事

毛云將願也鄭云語也今之將仲子兮將語也

鄭云復關既見此婦人苦之曰我卜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鄭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云鳩以非時食甚今云以非時言之非是也沈若之辭必比容色也毛曰食桑甚過則解而傷其性云是也

其曰美反正者詩中不見其意也○子貢詩傳以為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之詩申詩說以為淫婦為人所棄鄙人述其事以刺之而皆編之於鄘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氓民也蚩蚩敦厚貌布泉也貿買也孟夏蠶絲成之時敦厚之男抱泉而來將買絲於我是實非以為買絲且託買絲而來即我以謀為夫婦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地名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而男歸為頓丘子稱其男也謀定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起度反愆過也蓋其送之而後女過其所謀之期而不過也故言非我敢過其期子無良媒之來誘我者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將請也請子莫怒我之既故也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過期必秋以為期而可適所於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坳垣音袁坳毀也復關蓋其男之所居也泣涕漣漣○漣漣音連則乘垣之毀壞處以望男之所居欲其來誘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漣音連涕流貌託復關以見悲不得見其男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載則也男既見之則喜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爾汝也龜曰卜筮體卦兆之體無凶咎之言皆并吉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遷言卜筮并是吉也則汝既以汝之車來迎我亦既以我財賄遷就汝以上二章因其見棄而陳其初為夫婦之狀以悔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潤澤貌以比其好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甚音甚耽都南反

今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甚音甚耽都南反

鄭云桑之落主謂其時李秋也後開以此時車來迎已朱去桑之黃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今不從朱註

樂也。鳩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則淫而誤其身。此自悔其少好時與士耽之過而言之以戒世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百行無功過。唯相捨則其一朝之耽猶可辭說而解也。婦女可復辭說以解也。此其深愧悔之辭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墮也。以此已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湯音傷。漸子廉反。湯湯之車飾亦名。童容自我往。汝家汝家乏食三歲苦貧且其與汝往時遇淇水之湯湯乃漬車之帷裳恐其將溺言為其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也。女則一於士士忍苦艱也。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心無定極而不差其初士則其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心無定極行不一而差其初。

也。德亦猶行也。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婦無也為家食貧然無以室事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黽勉務之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女則約言既遂而不差其初。兄弟不知唾其笑矣。許意反。唾笑貌。兄弟在家不知其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言語辭靜居以思己見棄則躬自哀悼而悔之焉耳。亦無所歸咎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及與也。我本期與汝偕老至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音判。泮讀為畔。涯也。言淇水而放恣其心無定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極不如淇與隰也。

鄭云無有朝者早起夜卧非一朝然今云不然也今亦從朱註

維月之章鄭云我為童女未許嫁則未算但結髮為飾今云總角不唯女子童女亦許年之內則可以見其童鄭云童然之時不也

家主七詩 卷三 衛風 十六 眾皆定

鄭云及渡也年從之今云訓復不是也

思其反總角結髮為之男女未冠笄者之首飾也晏角之時相遊宴既欲為夫婦言笑和反背也言我與汝總悅信誓明白而今汝不思背其誓言反是不思亦已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此詩時世不可知也意與泉水相類○子貢而作而與泉水相次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籊籊他歷反○籊籊長而殺貌欲下子之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爾汝也汝其君子言我豈不汝思乎但汝疏遠於我

朱云言思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至也今云路遠不然而不爾思自有思君子之意朱註不解爾思之所指

則無由致我所思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所謂哉彼泉水亦流于淇者也

當嫁于侘之興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女子固有遠

道不可不以不答而違于侘之道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儺乃可反

貌儺行有節度貌已雖不見答然

淇水漰漰檜楫松舟漰音由○漰漰流貌檜相葉松

不答於君子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欲乘車出遊以

除其憂也

毛曰出遊思鄉衛之道鄭云雜有歸耳今云不是也此與泉水卒章同朱註為優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音丸。○惠公名朔。與其母宜姜。讒太子急子。而殺之。宜公卒。朔幼。而即位。左右公子皆怨惠公。○子貢詩傳以為童子不孫。鄙人刺之。申詩說以為刺霍叔。而曰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而亦皆

編於 鄙風

芄蘭之支。芄蘭蔓草。一名蘿摩。柔弱蔓延於地。無所緣則不起。以此童子柔弱。童子佩

觿。觿許規反。○觿所以解結。以象骨為之。成人雖則

佩觿。能不知我知。能也。雖則佩成人之佩。然其容

兮。遂兮。垂帶悸兮。悸其季反。○容從容之意。遂與璉通。佩玉貌。垂帶垂紳帶也。悸垂貌。

不致知。以為智。然音平。韻如字。可也。

芄容似可。佩玉遂。然。鄭云容。容乃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乃與瑞。今云不德也。

朱曰此詩不可考當闕

朱曰此詩不可考當闕

朱曰此詩不可考當闕

韓詩作華皆言其德不稱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鞞失涉反。○鞞玦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能射

則佩鞞。雖則佩鞞。能不知我甲。甲狎也。韓詩作狎。亦言其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二章一意。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桓

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是詩。而止。○子貢詩傳及

申詩說亦皆以為宋桓夫人思襄公之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戶郎反。○杭亦作航。渡也。誰謂河水廣。采一葦加之。則可以

朱以甲為勝。不是也。

渡之衛在河北宋在河也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宋國遠乎

我跂是則可以望之非宋遠而不可往也以義而不得往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如字小舟曰刀亦瞻望之以為

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為終朝亦言其行道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古者行役不踰時今君子過時而不反故其婦

為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

鄭玄衛宣公之時人衛人從王伐鄘也云今公所會為平序者亦不謂時也宋云舊說以詩有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鄘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鄘在衛西不得東行矣云

今云乃或以為子孫矣

作而亦皆編於鄘風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揭丘列反伯其君子字也揭武貌桀豪桀婦人思其君子之

行役也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而無刃以其有武力故美之也

執殳以爲王師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如飛蓬亂髮也婦人豈無膏沐夫不在則無容飾

誰適爲容適都歷反伯適主也我非無膏沐而亂髮如此者以伯之東役而不在于無所主而為

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古老反杲杲日出貌望其將雨則杲杲日復出以比望君

子之歸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念也言辭也甘心快而不歸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意也每念思伯以至生

毛曰伯也伯也鄭云伯也字也今云桀是也則伯豈桀之前驅乎

毛云井廩也鄭云如人心嗜欲所食曰味不能飽也故思以生首疾今云皆通也元在九年傳管召解也諸皮而耳心焉杜注甘快意也

首疾寧甘心之乎言不快意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諼於度反諼沉袁反樹臣度反

憂者也背屋後也不勝其憂思而願言思伯使我心

欲得忘憂之草樹之以消其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喪息浪反妃音配殺所戒反○育本作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是也又會男女之

毛曰背北室也

未云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禮云

荒政周禮詳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殺亂之政十有二品

焉唯是求如匹之詩也又其時世不可知也○子貢詩傳以為國亂民貧君子傷之之詩且曰子曰見惻隱之仁焉此孔子之言今傳記不見焉申詩說以為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而皆示編於鄘風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綏音雖○綏蓋獨行遲疑貌石絕水曰梁以狐之綏而行

為鰥寡求如匹之興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憂憂無妃耦也衣下曰裳男女無妃耦猶

有衣而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厲力滯反○厲猶深則厲謂深水可涉之旁

心之憂

矣之子無帶

亦無其妃耦猶有衣而無帶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中衣曰表衣曰服

毛云綏正行貌朱云獨行不匹之貌今云獨行是疑者而非匹行之義齊風南山雄狐綏同

亦猶有衣而無服也。三章一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報之。而作是詩也。處昌呂反。遺唯季反。事既出於定之方中之序。然孔子曰。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以此言觀之。此詩之作不

如序者所謂焉。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皆以為

朋友相贈之詩。而亦編於鄘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木瓜一名楸木。實如小瓜。可食也。瓊瑤玉之美者。瑤佩

玉名。人投與我以微物。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反。呼報

朱之此詩。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今云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詞。不可知也。孔子之言。且可徵也。
昭二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宣子賦木瓜。

徐氏曰。瓜有瓜。桃有手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不桃李。以別之也。今云不桃李。為分別之。且因木瓜以示稱不桃李耳。

瓊瑤。以為得報。木瓜之贈也。欲永以此為好。而不忘人之惠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木桃。謂桃子耳。謂之木者。以對木瓜。歌詠之詞而已。

美玉。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木李。亦謂李。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為好也。三章一意。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子貢詩傳。衛風凡

與。干旄。碩人。采芣。終風。日月。燕燕。擊鼓。新臺。二子

乘舟。君子偕老。鶉之賁賁。采芣。載馳。泉。水。竹。竿。河

廣。旄。丘。式。微。螻。竦。以此為篇次。

衛風

二十一

眾者

毛詩卷三終

終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南風十篇



